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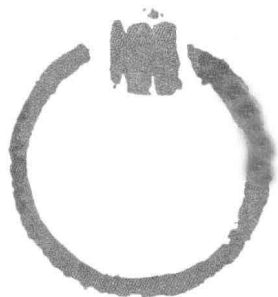
高光 著

# 虎符

一个虎符牵动七国争霸战



为救赵，也是为了救魏，他率三千门客抵挡秦兵三十万。  
身为魏相，他救了赵国，可他能救得了自己吗？



# 虎符

高光  
◎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虎符 / 高光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2. 2

(高光历史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461-2685-2

I. ①虎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26921号

虎符

高光 著

出 版 人: 任耕耘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张月阳

特约编辑: 吕荣莉

责任印刷: 李 磊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: 230071)

经 销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营销部电话: 021-56550055

印 刷: 上海天华印刷厂

电 话: 021-66511302

开本: 710×1020 1/16

印张: 22.75

字数: 346千字

版次: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61-2685-2

定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第一章 · 001

只见门前站有许多人，这都是些壮士，腰里插剑，背着皮鞘马甲，静静地站着，护着。小屋前空地上，站着信陵君，呆呆地站着，像木头。

## 第二章 · 008

两人似两只斗鸡，安僖王像一只声色不动的斗鸡，无忌像一只很谦虚的斗鸡。斗鸡嘛，谦虚也只是暂时的，一斗起来，就咬肉。

## 第三章 · 013

满街人看侯赢，平平常常的人在你身边，每日看惯了的旧面孔，忽地一天腾飞而去。

## 第四章 · 018

如姬很喜欢王后，王后叫苏康儿，生在大梁城，是本地名门之后。王后擅琴棋书画，每画一画，轻钉在墙上，不论风雨雪晴，都是凝神看画。

## 第五章 · 022

女人看女人，心里明白那美是比不上的，不可企及的。她们年轻，肌肤幼嫩，有活力，有美貌。但没女人那成熟，没那雍容大度，没有那从容不迫。

## 第六章 · 027

箭靶在远处，都只看，不敢射，那是最好。天下均衡，才不会乱。你不光要看着魏国，还要看着各国。

## 第七章 · 037

晋鄙不知是酸是苦，无忌关心他，无忌看着他，无忌睡觉时也睁一只眼看他。

## 第八章 · 045

七国纷争，都有一个心思：把最美的美人养好，教好，让她们爱国，有本事，有媚男人的本事，有治国家的本事，然后嫁与别国的君王。

## 第九章 · 055

安僖王看他，恨恨地想：这王八蛋也熟悉这张床，他在这张床上，比我大王扑腾得还欢呢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待你弄好了，就一剑杀死你，杀死你！

## 第十章 · 071

如姬又发现了信陵君的秘密，她的心咚咚直跳。王八蛋，这个臭男人，他怎么敢玩弄魏国百姓？他是什么？

## 第十一章 · 083

“四大公子名闻天下，就只为了用一个‘仁’字治国，没这个字，你说我玩什么？”

## 第十二章 · 097

安僖王从衣袍上解下一个虎符，分割成两块，交一半与晋鄙，说道：“国中有事，要调晋将军，当以虎符为证，有虎符方可调兵，切记切记！”

## 第十三章 · 107

千人齐吼。突围啊，用血肉撕开一道口子，冲出去！

## 第十四章 · 118

魏冉在笑，他知道，春申君不会全力以赴攻打秦军了，他要保一个不败之势，以免被楚人嘲笑。

## 第十五章 · 122

他来晚了，晚了，如果来到的第一天就冲阵，会不会救出赵括？可是，魏王有令，要他观望。赵一失去四十万大军，魏也危险了。

## 第十六章 · 141

从此后，秦军不愁杀人了，不论杀多少人，不管杀什么人，他们会不在乎。王龔看着这场屠杀。这不是杀人，是野兽的屠宰场，四十万人被屠，只在一天之间。

白起用一天的工夫，造就了一支虎狼之师。

## 第十七章 · 149

秦军出发了，睡了一天一夜的秦军又成为虎狼之师。

当白起带兵扑向邯郸时，一座决心与敌奋战的孤城已经静待来敌了。

## 第十八章 · 158

春申君上殿，远远看到了考烈王，大王威严正坐，在审视他。考烈王总是这样看他，他是大王的心头病啊。大王每逢看他时，心里总不舒服；他看大王时，也心中惴惴。

## 第十九章 · 168

廉颇看着攻城的秦军，大吼一声：“拿箭来！”一箭射去，正射在一员秦将护心上，一箭透胸！城上呼吼声震天：“秦兵必败，白起必败！”

## 第二十章 · 177

“无忌看着魏国，守什么？守着大王，就是第一大事！谁说什么，讲什么，都不重要，做一个信陵君，名满天下，为什么，为大王的魏国！没有魏国，哪来的信陵君呢？”

## 第二十一章 · 193

侯嬴问：“你不会说我是个骗子吧？”信陵君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是大贤，怎么会是骗子？我回来了，是你告诉了我一个救赵的方法。”

## 第二十二章 · 211

信陵君说话很慢，一字一句：“晋大将军，你不救赵，我就杀你的儿子！”

## 第二十三章 · 235

如姬好快意啊，讲啊讲，一直讲到了如何把虎符送与信陵君。阿荷、碧碧看她，像看陌生人，这小丫头太敢做了，她怎么敢这样做？

## 第二十四章 · 246

无忌讲完了，苦笑，说：“木箱子是我自己砸的，你要赔我一个，我要那只箱子，为什么砸了原来的一只？”

## 第二十五章 · 263

如姬想，这一赌太大了，王八蛋可真敢赌，把她的命，把他自己全家，把朱亥、三千门客都赌进去了。

## 第二十六章 · 285

无忌带三千门客留在邯郸，平原君为无忌修了一座馆舍。馆舍有三百多间瓦屋，非常干净，漂亮，取名“恩舍”。

## 第二十七章 · 307

世上伟人，是因为平常人跟着他，就变得伟大，故不在乎他做了什么大事。侯嬴无能，世事是有定数的，可跟了公子，他就成了千秋万代名传千古的伟人。

## 第二十八章 · 323

无忌点头，接过诏书来，缓缓打开，一看诏书，无忌就落泪了，泪水滴在诏书上。诏书上写着：“无忌，王八蛋！”

无忌冲出门外，叫吼：“来人，快整车，回魏，救魏！”

## 第二十九章 · 338

四国之兵分手了。春申君对无忌长叹，说：“孟尝君活着就好了。”

六国建一支队伍，叫做“九军”，只是梦想了。

## 第一章

DIYIZHANG



如姬的车回宫，路过东门。东门那儿塞车，人很拥挤。

如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打发车夫去问，车夫问了好一会儿，回来说：“王妃，过不去了，是信陵君在这里拜访夷门使者呢。”车夫说：“东门有个使者，专管开门关门的，是个老人，叫侯嬴。他手下管四个老兵，白班两个，夜班两个，看守大梁城东门。官太小了，没人认得他，他自称‘大梁夷门使者’。无忌公子来拜访侯嬴，来了几次，他都不见。公子只好站在门口，静静等着，这样一连站了三天啦，人都围着看呢。”

如姬也来了好奇心，说：“你把车赶回宫，我带寸儿走回去。”

车夫叫：“不行啊，不行，走不过去啊，你们……”再看如姬，两人走得没影儿啦。

东门里有一间小屋子，门前站了很多。如姬挤到了前面，她可不想让信陵君看到她，就躲在人背后吧，看他干些什么。只见门前站有许多人，这都是些壮士，腰里插剑，背着皮鞘马甲，静静地站着，护着。小屋前空地上，站着信陵君，呆呆地站着，像木头。如姬数一数，光是那些站身后的人，两排就足有三十六人。这三十六人都带有一个标志，左臂上有一只绣鹰，有红色的，有黄色的，还有紫色的。

“这东门使者牛啊，让信陵君等这么久？”

“不光公子来了，三十六鹰也来了。三十六鹰齐飞，就是大王与齐王浍池一盟，也没这阵势。”

“看那边，还有七十二客呢。”

后边果然有七十多人，围绕房子站成两圈，他们身后才是那些威风凛凛的大汉。信陵君无忌公子为了看望东门使者，竟出动了几百人。七十二客中间有人不耐烦了，抬头看，信陵君仍是那么毕恭毕敬地站着，不由得愤恨，只要七十二客中去一人，眨眼工夫就能把侯嬴揪出来，扯他跪在公子面前。

“来了三天啦，这会儿，太阳又要落山啦。”

“他还不出来？大名鼎鼎的天下四公子之首信陵君来了，他敢这么不敬？”

“听说信陵君要求侯嬴指教富国之策呢。”

“他有什么富国之策，只管四个老兵啊，老得走都走不动，别扯了！”

信陵君不动。

有事儿的人走了，没事儿的人等着，等着看哪，信陵君守了三天啦，总得有个结果啊。如姬心想：这个“王八蛋”干什么？来这里等一个老头子，吓坏了他吧？老头子在屋里躲着，也不是个事儿。他就出来得了呗，省得这么多人看，像看猴子似的。

信陵君不动，三十六鹰更是纹丝不动。信陵君回头，说：“你们累了，回去吧，无忌尊敬侯先生，愿在这里等。”

没人敢动，无忌公子是主人，主人不走，你怎么走？三十六鹰左首一人是个矮子，他一揖道：“值得公子等三天的人，我们也想见识见识他的本事。”

信陵君点头，说：“这是第三天了，如果先生不出来，你们可以走，无忌不能走。”

如姬一愣，你不走，还等一晚吗？信陵君随口吩咐：“准备明烛，夜里，我继续站在这里，等侯先生。”

七十二客中有人飞身而去，准备明烛，夜里当用。

如姬想走了，无趣啊。忽听得欢呼声四起，城门为之颤抖。原来那间房门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头儿，有六十来岁，脸色红润，身着一件洁白长衣，对信陵君一揖到地：“公子请了！”信陵君忙也一揖到地：“幸得侯先生不弃，无忌万分高兴。”

侯嬴一出来，三十六鹰和七十二客都恨之入骨，就这么一个老头子，叫上百人

在风中站了三天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本事？看看啊。这一百多人的眼光要把他挖死，瞪圆了眼珠子瞅他，要冒血。侯嬴对这一切都装看不见。他对信陵君笑：“公子找老朽有什么事吗？”信陵君说：“无忌真蠢，只听得外国哪儿哪儿有贵人，怎么不知道东门便有长者？真叫世人笑话了，看田文赵胜他们，决不会像无忌这么无用啊。”

如姬看信陵君，他这会儿的样子好严肃，好正经，是个国家栋梁的样子，大义凛然，为国家大事，忧心忡忡，他看侯嬴那眼色，像立春没得雨的一棵苞米苗苗儿，像个三天没吃奶的娃娃，急着呢。他恭恭敬敬给侯嬴一揖，说道：“侯先生，不怕辱没了您，就请上车，无忌自当牵马，领先生去无忌家里，当面向先生请教啊。”

侯嬴说：“好，好！”

信陵君亲自打开车围板，放下侍凳，扶侯嬴上车。

看侯嬴上车那样子，真是老朽，腿也颤，手也抖，眼神左右一顾，有几分得意，又郑重起来，挺直了干瘪的胸脯，坐在车上。驭者等信陵君上车，可信陵君却亲手扶起车凳，打好围板，对驭者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走！”信陵君不上车，只是扯着左骖白马马缰，向回走。

这还了得？信陵君亲自为侯嬴牵马？三十六鹰看着，更是愤怒，恨不得把车上那个老朽拉下来，扯他脖子，生劈了他！可公子对他恭敬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只好跟在车后，没一个人乘车，都跟在车后走。三十六鹰站成六排，红鹰在前，紫鹰紧跟，黄鹰随后。三十六鹰之后，便是七十二客，也是六人一排，紧紧跟随。这三十六鹰与七十二客大都是有车的，车子就跟在后面，远远地排了一大溜，走也走不完。这一百多人之后，又是一些大汉，十个八个一排，跟着走。

如姬看他们走了，就要回王宫去了。一个人对她作揖：“是王妃如姬姑娘吧？”

只有一个人这么称呼她，就是那个“王八蛋”。如姬心里一紧，她看着那人，不出声儿。那人又一揖，说：“信陵君要小人送如姬姑娘回王宫，这里有车。”

如姬想：那个“王八蛋”看见我啦？他什么时候看见的，他头不抬，眼不睁的，怎么能看见我？

从东门到信陵君的“紫云府”，有十几里路，都是大梁城的热闹去处，许多

官宅、商街都在这条路上。这条长龙般的队伍向前走，只能追随着信陵君的脚步，他走得很慢，眼睛向前凝视，看街，像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驭手、一个小马夫，在看路面平不平，担心马走得不好，别颠了大人物侯嬴。侯嬴正襟危坐，看也不看信陵君，一双昏花老眼望着远处。远处是官宅、城楼，弯弯曲曲的街道。他这么个老朽，怎么配由信陵君牵马引路？信陵君是什么人？天下七分，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，七国之中最有名的名人，不是各国的国君，而是名震天下的四公子！四公子是楚国春申君黄歇、赵国平原君赵胜、魏国信陵君魏无忌、齐国孟尝君田文四人。这四人的名望，任谁也赶不上啊。就是魏安僖王给你牵马，也比信陵君给你牵马让世人好受些。信陵君忧国忧民啊，魏国虽强，但还是夹在几国之中，可怕啊。信陵君是国家干城，大魏百姓是死是活，活得好活得坏，就看他了。侯嬴算什么东西？信陵君拉车，他也敢坐？大梁城都震惊了，官员、商人、庶民拥拥挤挤，来看信陵君。

信陵君的身体很强壮，养得白白胖胖的脸上流下汗珠，他一步一步地走，根本不抬头看人。路很长，真的很长啊，信陵君右手牵着马缰，他有些后悔，为什么不直接扯着马辔头，那样他会靠着马头的力量，扯动他走，能轻松些。他想长长地扯着马缰，可以走得好看些、潇洒些，这样他就太累了。十几里的路，原想可以走得很快，但走不快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信陵君的脸上汗多了，手扯缰绳，他想：这是上战场，是上战场。做四公子之首，不容易。四大公子中，春申君黄歇很有钱，他的使唤丫头的鞋上都嵌一粒大珠子，信陵君比不过他。平原君赵胜刚勇，一人就能抵得几队军马，射箭、博弈都很精通，在赵国被称为“风流公子”，信陵君也比不过。孟尝君就更可怕了，他的食客就有三千多人了，三千人，可编成一支上下两军的队伍啦。据说孟尝君手下什么样的人才都有，信陵君更比不过他。但各国传评，四大公子之首，竟是他信陵君。这原因很简单，信陵君有条优长，是三人谁也比不上的，那就是“礼贤下士”。无论是什么样的王八蛋，只要他肯来，一定收留。

到了，到紫云府了。信陵君停了，他放下马缰，真想去歇息，很累啊。但一回头，过去打起车板，放下车凳，一揖道：“请侯先生下车，进府议事！”

侯嬴下车，在他身后慢慢走，进了府，走到了内室，看到大椅子，就去急急坐下。他喘得厉害，大声道：“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！”信陵君看他，如看一个怪物。侯嬴坐在椅子上，看信陵君。他斜着眼，眼珠子瞪大，但用劲儿半天，还是眼



皮牵拉，眼球浑浊，说：“我看不清你长什么模样……”

信陵君一揖，说：“侯先生，魏处几国之中，虽说富强，可也有大患，先生有什么法子教我？”

侯赢摇头：“我可不懂这个。”

信陵君说：“听说先生用四个老兵，东门每时都有三人值岗，另有一个闲暇，可是如此？”

侯赢点头：“不错啊。”

信陵君的脸色不好看了，这个侯赢骗了他，拿他信陵君当傻瓜啦。他悄声细语：“侯赢，你是一个王八蛋！”信陵君扑上去，把侯赢掐在太师椅子上。侯赢老了，身体靠在椅子上，被信陵君一把掐在咽喉上，呃呃了几下，就没气儿了。

信陵君这才坐下来，想想该怎么办。

信陵君正后悔，那边椅子有动静了，侯赢“呃呃”地又活过来了。他瞪着一双眼，看信陵君：“王八蛋，王八蛋！”

信陵君还想上去掐他，想告诉他魏国只有一个人可以叫他“王八蛋”的，但那个人可不是他这个老朽侯赢！他刚想扑上去，侯赢哭了，哇哇哭。侯赢哭起来像个孩子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：“王八蛋，我蹲在房里三天，怕你等着急，才出来，你怎么不想杀死我？”

信陵君忍不住大乐，让他在门外站了三天，还说怕他等着急了？信陵君逼近了他，看他。侯赢说：“你请我来做什么，是不是请我喝酒？”信陵君好久才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想请你喝酒。”侯赢眉眼都笑，他愿意喝酒。

信陵君摆摆手，示意侯赢去一边站着。

信陵君说：“你得装，装深沉，懂不懂？”

侯赢笑了：“装？公子，装我会，在东门来来去去，什么样人我没见过，可深不深，沉不沉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信陵君摆摆手，叫他过来：“有人说话，你只笑不语，表示你明白。这样，会不会？”

侯赢说：“好，我明白，明白。”

信陵君乐：“有人问你，你只会意地笑，不回答他。这个问题，不值得一答。”

侯赢装佯儿：“对啊，不值得一答。”

信陵君笑：“有人对你行礼，问你治国良策……”

侯嬴挺胸说：“不……不值得一答，不理他！”

信陵君说：“你只说，国家大事，要行在心，动在军，不能说在口里。”

侯嬴说：“国家大事，要行在心，动在军，怎么能说在嘴上？”

信陵君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大王问你话，你怎么答他？”

侯嬴大声说：“国家大事，怎么能说在嘴上？”

信陵君说：“胡扯！大王问你，你只能点头，表示听明白了。再问，你就说，老臣对信陵君说过，信陵公子，你来说说看。”

侯嬴傲然道：“对啊，对！你说，你说说看。”

信陵君说：“你重说一遍！”

侯嬴装深沉：“大王，此事老臣已对信陵公子说过了，信陵公子，不知你明白了没有，说说看。你说得不对，我给你补充。”

信陵君说：“补充什么，不要说这句话。”

侯嬴忙赔笑：“你说得不对，我不要补充。”

信陵君说：“你懂个屁！我说得对不对，你知道吗？”

如姬笑，笑没了朝臣的魂，这个女人可真迷人啊。看她一动一飘，柔似无骨，女人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从没见过。但你一见了她，便知道女人该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的才是女人。如姬讲信陵君立在小屋前，侯嬴走出来，上了他的车，一排排人跟着走，她的车走不过来，比比画画，笑得天真：“大王，那个侯嬴欠信陵君的钱吗？”

众朝臣看她，光长花瓶子脸蛋，没长脑子，这个女人不可怕！

安僖王说：“好了，你进宫去吧。”

如姬风骚地看众人一眼，人人以为她是在看自己。她身子旋几旋，扭几扭，才进宫去了。她一边走，心里还很兴奋，身子是湿的，不知是累，还是快乐……

安僖王夜里来她宫中。

安僖王不让她自己脱衣服，为她做一切，他做起侍候人的活儿，可真是利索极了。他可以做侍女，可以做个郎中，只不该做魏王，偏他就是魏安僖王。

安僖王说：“你回家啦，家里人好吗？”如姬流泪，安僖王大是吃惊：“别哭，别哭啊，你一哭我就心烦了。你家里人怎么样？”

如姬哭了，在床边光着膝盖跪下，肉疼，骨头更疼，她流泪说：“大王，他们杀了我爹爹，大王，您可要替我报仇啊！”

安僖王一脸关切：“谁啊，谁敢杀了你的亲爹？你爹，你爹不就是我爹吗？谁敢杀他，砍了他！”

如姬扑在安僖王身上，用乳磨他，哭得娇啼啼：“大王，是您的四个卫士杀了我亲爹的，他们叫疤虎、笑虎，那四个人还要奸污我！”

安僖王抚摸她：“扯淡，明天大王砍他们的头！”如姬心里高兴，安僖王是她的男人，他肯做主，立时就会砍了那四个恶人的头，用他们的头去报祭老爹。老爹瞎了半生，教她唱曲儿，不容易啊。明天她要去祭奠爹娘，告诉他们，她在宫中活得很好，要他们放心。

安僖王这一夜很狂，他先要如姬唱曲儿，唱一些民间的俚曲儿给他听。又一边听一边啃她的乳房，啃得她泪眼汪汪，她得忍着，安僖王会为她报仇的。

## 第二章

DIERZHANG



信陵君在前，侯嬴在后，信陵君越走越矮，侯嬴越走越高。

“这位就是魏国奇才侯先生，听说信陵君请教他治国谋策，讲了一天一夜呢。讲得信陵君不觉间就挪过去了，膝盖都顶到一起去了。”

“哎呀，那不是促膝谈心吗？”

“就是啊，说是不光强魏，连一统天下他都有招法呢。”

“怪不得，看信陵君，越走越谦卑；看人家侯先生，越走越挺胸抬头。”

侯嬴心里得意。信陵君低着头，小声嘟哝着：“石子，石子儿！”侯嬴没听见，王宫殿外都是岩石磨成的大方块儿，一路平坦，哪有什么石子？不小心，差一点儿绊了一跤。

原来信陵君低头走路，是有好处的。

上殿前了，信陵君悄声说：“你站在这里，低低头，不必太低，只是做做样子就行了，我上去禀明大王。”

信陵君上殿去，跪禀道：“大王，魏国洪福，大王洪福，天生奇才侯先生，竟在我大梁，任我君臣一仰大才！如今侯先生在殿下，请大王圣裁！”

安僖王也真想看看，信陵君这么急急忙忙弄来的“宝贝”，有什么了得的本事？安僖王道：“裁什么裁，叫他上殿来就得了。”

